春秋戰國異辭

一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六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宋

史宋世家微子啟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

矣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
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　武王乃釋微
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
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
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既承成
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啟代殷後
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仁賢
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啟卒立其弟衍是為

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

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

公即位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

為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

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覸立惠公四年

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

卒子戴公立

戴公

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史宋世家

武公

武公生女為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史宋世家

宣公

宋宣公有太子與夷宣公病十九年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

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史宋世家

穆公

穆公九年病名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使馮出居于鄭八月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史宋世家

殤公

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

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

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說目而觀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

民

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是為莊公以上史宋世家

莊公

莊公元年華督為相

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

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以上史宋世家

湣公

七年齊桓公即位

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史宋世家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

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諱詩卷三左傳莊十一年宋閔公九年宋大水魯人弔之宋公御說應之云云孔子語作臧文仲語

說苑君道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

也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内三年歲豐政平

十年宋伐魯戰于乘丘魯生虜宋南宮萬宋人請萬萬歸宋史宋世家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

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惟魯君耳宜其為君也魯君莊公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于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于門攜劍而叱之萬臂摮仇牧而殺之齒著于門闔新序卷八與公羊畧同

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

閭死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奔蕭公子禦說奔亳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奔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以革裹之歸宋宋人醢萬史宋世家

桓公

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

三年齊桓公始霸以上史宋世家

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詩序

申公詩說　宋桓夫人憫衛之破而作詩序云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狄滅衛在宋桓公二十一年

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子貢詩傳

申公詩說　宋桓夫人之媵和泉水而作詩序云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父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史宋世家

說苑立節 宋兹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兹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于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絶迹于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兹父從之三年桓公有

疾使人名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

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父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史記宋世家

襄公

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作河廣之詩詩序 詩傳畧同

申公詩說 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

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檀弓上）

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鷁退蜚風疾也

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

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

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

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

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事戰為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為禮卒于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于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以上史宋世家

韓非子　宋襄公與楚人戰涿谷上襄公曰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

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韓子外儲左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請擊之公弗聽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與左氏小異

十四年夏襄公病傷于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以上史宋世家

成公

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于文公也

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于晉

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

九年晉文公卒

十六年秦穆公卒

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

以上史宋世家約左氏文

昭公

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史宋世家

七年楚莊王即位史宋世家

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一本無革字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于公子鮑不可乃助之施于國昭

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弟鮑革立是為文公（史宋世家約左氏文）

韓子（内儲下）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按左傳宋維昭公遇弑驩即昭公時人皇喜未見傳）

韓子（内儲上）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

文公

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

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為亂

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 史宋世家 約左氏文

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因華元華元

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故

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贖華元

未盡入華元亡歸宋

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

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史宋世家

楚莊王圍宋宋文公十七年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史宋世家與左氏小異

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

臣矣史宋世家

墨子　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楫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為之株子舉楫而槀之殪於壇上

共公

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史宋世家

共公十三年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史宋世家約左氏文

平公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史宋世家

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史宋世家

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為靈王史宋世家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呂覽異寶　又新序卷七　詳左襄十五年即宋平之十八年

韓非子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平公十八年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

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新序　故宋國之長者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犨一作擁）

於前而不直（犨猶出曲出子罕堂前也）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止禁也）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

鄭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呂覽召類

說苑君道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當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禄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

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逐一作却）其君而專其政（又淮南子道應）

韓子（外儲右）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其政（殺一作弑）

韓子二柄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刼此條屢見按子罕是宋賢臣即樂喜也安得有弒君之事豈別有子罕耶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于亡今吾之得復

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于吾亡哉（說苑尊賢）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告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檀弓下）

宋宮災（平公三十三年）伯姬在焉伯姬魯女宋共公夫人也公薨伯姬執節守貞有司請曰火將至矣伯姬曰吾聞婦

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逮乎火而死其保母自傷行遲悼伯姬之遇災援琴而歌曰嘉名潔兮行彌彰託節鼓兮令躬喪歇欽何辜遇斯殃嗟嗟奈何罹斯殃琴苑要録

琴苑要録　伯姬逮乎火而死諡共姬其保母自傷行遲悼伯姬之遇災援琴而歌曰嘉名潔兮行彌彰託節鼓兮令躬喪歇欽何辜遇斯殃嗟嗟奈何罹斯殃

名伯姬引

列女傳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嫁於宋

共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共公不親迎
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
於伯姬十年共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
失火遂逮於火而死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死者
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于澶淵償宋之
所喪春秋善之

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史宋世家

元公

八年宋火

十年元公毋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奔見諸華氏相攻亂去如鄭

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史宋世家約左氏文

景公

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桓司馬桓魋抵當也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魯哀十四年桓魋欲害公公知之攻魋魋出奔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

宋未稱王此云王使人者誤

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盡死呂覽必己

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史宋世家

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史宋世家

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史宋世家

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公史宋世家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

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史宋世家

宋景公之時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

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三徙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星必徙三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呂覽制樂 又新序卷四 又淮南子道應

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以人祀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人今殺人不可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　莊子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叢庭之鶂蒸以蜜沫淇漳之鱧脯以青茄九江珠穟爨以蘭蘇華清夏潔灑以纖縞華清井之澄華也饔人視時而叩鐘伺食以擊盤言每食而輒

擊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爲飾秋冬以翡翠爲温燒異香于臺上忽有野人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祕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則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遂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即子韋也拾遺記周靈王　漢書陰陽家宋司星子韋三篇

闕子　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不得見公矣臣之精盡于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面而射矢踰孟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于石梁

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自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邢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邢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蟲矣

六十四年宋景公卒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禂秦（禂音端）禂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史宋世家與左氏全異）

昭公

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

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為昭韓詩卷六

新書卷之七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于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䵃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于宋宋人

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史宋世家

悼公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

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智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孔叢子上

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史宋世家

休公

休公二十三年子辟公辟兵立史宋世家　索隱云紀年作桓侯璧兵則辟兵謚桓也又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

辟公

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史宋世家

剔成

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堞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却

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吾不言楚王問之墨子曰公輸意過欲殺臣然臣弟子禽滑等三百人在宋楚乃不攻宋也（墨子）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也在楚為楚設攻宋之具）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楚都也）見楚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必一作既）則曷為

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人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呂覽愛類

又淮南子修務語稍別

公輸子削竹木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為至巧墨子謂曰子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也須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

謂之拙墨子

史記荀卿傳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漢書墨家墨子七十一篇

墨子　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

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
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
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
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
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
必於越哉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
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

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成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韓子外儲左

淮南子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

尸子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

新語　墨子皇皇席不及煖　按鄒陽書云邑號朝

歌而墨子回車顔氏家訓云顔子不舍未知孰是

風俗通　公輸般之水見蠡曰見汝形遂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户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户云人閉藏如是故周密矣

世本　公輸般作石磑

水經注　忖留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獰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

之便還没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

述異記　天姥山南峯昔魯班刻木為鶴一飛七百

里後放於北山西峯上　東北巘海畔有大石龜俗

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　魯班刻石為

禹九州圖　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為舟

論衡　魯般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

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

鄒陽上梁王書　宋信子冉之言囚墨翟注子冉子罕也墨翟

被囚之故未詳

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史宋世家索隱曰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曰康王

康王偃

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

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閉結不解者也一云元王即康王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

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説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呂覽君守

繹史 諸子稱宋元君或曰元王春秋有宋元公非王也未詳所指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宋元君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能燕戲者聞之

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列子說符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槃礴箕踞也羸與裸同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田子方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

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蕭以織葦為業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得禍非小）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虀粉矣（莊子列禦寇）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

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莊子列禦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

馬箕圜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困神有所不及也莊子外物

史記龜策列傳宋元王時博士衛平曰寡人夢一丈夫衣玄繡之服而乘輜車曰我為江使于河而豫且得我而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愬之

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對曰昔壬子宿在牽牛使者當因衣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可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哉按此本莊子寓言而褚生以補史傳衍至二千八百餘言文雖奇傑而實迂誕令悉刪之存其數語

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宋王康王也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

唐鞅 呂覽 淫辭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

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有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

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盎一作孟　惠盎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偃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齊湣公伐滅之　呂覽順說　又列子黃帝　又淮南子道應）（稍節數語）

齊攻宋（齊湣王攻宋滅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以宋之彊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詘殺之（詘枉也）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詘

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冠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為君視齊冠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冠者皆以冠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冠至之情實告宋王必誅死也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冠至之情報而設備齊冠至殺人是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冠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冠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

人得以富於他國呂覽壅塞

列仙傳　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旁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地志憑妻息氏封丘人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

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
庶人不樂宋王又答其夫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
當心康王得書以問蘇賀賀曰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水
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有死志也俄而憑自殺妻乃陰
腐其衣王與登臺遂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
死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尸骨賜憑而
合塟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有文梓木
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合抱屈體相就根交于下枝

錯子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搜神記

宋王築為蘗帝鴟夷血高懸之宋王康王也蘗當作櫱帝當作臺以鴟夷之革囊血於臺上高懸之以象天也射著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悅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呂覽過理

宋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

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
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于是諸
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
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
三分其地史宋世家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
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
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吾伏

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剖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閭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逃于郳僕之館得病而死 新序卷四
新書卷六

雜錄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于楚楚大悅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於大齊此人之所憂也而楚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楚之所利也

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楚救不至韓子說林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于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勸力之歌過者不顧築者知倦用力深也王曰其謳不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功多也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入深也夫良藥苦于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韓子外儲左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宋無康公疑即康王）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誅刺之也）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

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朞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朞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于彭山之上說苑立節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于宛丘之上宋使人往覘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于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

末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說苑奉使）

白圭謂宋令尹曰（令一作大）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楚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公位）（一作大后之事）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韓子說林下）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

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

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異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列子周穆王）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持白馬非馬之說）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于一人（韓子外儲左）

昭續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

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韓子說林上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韓子說林下

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曰此吉祥以享鬼神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

言而失明令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享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父子獨以盲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淮南子人間訓 又列子說符先生作孔子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愛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毀死者十餘人（韓子內儲上韓子曰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

高陽魋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高陽宋邑因以為氏魋或作應宋大夫也撓弱曲也）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無辭以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竘然善也其後果敗（竘高壯也淮南子人間）

訓又呂覽別類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呂覽察傳

宋人有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祿于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

葉者寡矣列子說符又韓子喻老玉作象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將必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韓子說難

宋鮑𦏁之妻曰女宗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取外妻女宗不妬愈謹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

枲治絲繭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有專夫室之好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妬正為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疾皆在其後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列女傳

宋有田夫常衣黂縕以過冬黂音焚麻之壯者曁春東作自暴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緜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賞博物志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兾復得兔為宋國所笑韓子五蠹

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三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耳與瓦甓不殊

闕子

韓非子說林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跡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卻筴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止也

韓非子 右傳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

呂氏春秋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

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楚

史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

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
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拆剖而產焉長曰昆吾二
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
芊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
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
祖氏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
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
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

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黮熊黮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地志即荆州府江陵縣中子紅為鄂王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毋康徐廣曰即熊渠之長子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王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

仲雪死叔堪亡避難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
徇熊徇二十二年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
儀立是為若敖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
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
古史考熊渠卒子熊翔立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
立宋均云熊摯有疾不傳為後別居于夔後曰夔
子
若敖 若敖二十一年 周平王元年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史楚世家

霄敖

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為蚡冒史楚世家

蚡冒

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史楚世家

楚厲王有警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之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始信之韓子外儲

左按史記無厲王厲王疑即蚡冒

楚人卞和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疑即蚡冒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文王一作共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

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曰惜矣吾先王未剖石而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續何聽之殊也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新序卷五又韓子和氏）

蔡邕琴操　楚野民卞和得玉璞以獻懷王（此事或載厲王或作懷王然懷王之後無平王從厲王為是）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石也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欲獻之恐復

見害乃抱玉而哭涕盡繼之以血荆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受而作退怨之歌歌曰悠悠沂水經荆山精氣鬱洽（一作泱）谷巖巖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難為功于何獻之楚先王遇王暗昧信讒言斷截兩足離余身俛仰嗟嘆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欷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刖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地志壽州卞和嘗于荊山得玉璞獻之懷王以為石也刖其左足未幾復獻之刖其右足及文王即位乃抱璞泣曰臣非悲刖也寶玉而題之以石真士而目之以詐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琢之果得玉封零陽侯不就

新序卷四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故誠心而金石為之開況人心乎據史記熊渠當周夷王之時若敖之六世祖也

此熊渠子
或別一人

韓詩卷六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

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武王史楚世家

武王

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主國晉孝侯

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

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

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

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

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

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

楚

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男子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以上史楚世家

文王

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

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強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

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十二年伐鄧滅之以上史楚世家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君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令君之

公子搏而奪吾畚無道甚于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横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說苑至公

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以畋于雲夢三月不反得舟舟一作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畋于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

王王曰不穀免于襁褓託于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

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

命也臣寧得罪于王無負于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

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

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

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于

淵請死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

殺如黃之狗折箘簵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

十九 說苑正誤又見呂覽正誤如黃作茹 黃菌落作究路舟作丹細箭作細荆

幽明錄 楚文王少時好田獵天下快犬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颻鮮白鷹見之便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有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也始飛故為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 又孔氏志怪

文王汚膺鮑申傴背以成楚國之治 汚膺陷匈也鮑申楚相 淮南子說山

楚文王好服獬冠楚人效之（淮南子主術訓文王一作莊王）

楚王欲取息與蔡（楚王文王也息蔡二國名）於是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妻之女弟為姨）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于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于蔡又取蔡（呂覽長攻）

列女傳　楚伐息虜其君使息君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人生一

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與其生離乎地上豈若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死楚王賢其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葬之與左傳別滅息在楚文王十年按左傳息嬀不死豈別有夫人耶然大車詩亦不云息夫人所作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徐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

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說苑指武

淮南子人間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仁行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强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

焉且夫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

韓子五蠹 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楚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滅之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

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莞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至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說苑君道

呂覽長見 荆文王曰莧譆人名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于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

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于是送而行之魯莊七年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說苑君道

杜敖

文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殺杜敖代立是為成王史楚世家

成王

楚成王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

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于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許君肉袒謝乃釋之

二十二年伐黄

二十六年滅英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
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
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
宋襄公襄公遂病瘡死
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
送之于秦
三十九年魯僖公来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
取穀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

上大夫　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師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出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以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于城濮成王怒誅子玉

以上史楚世家

說苑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為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

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按公儀休相魯穆公與楚成王異時人也此疑有誤

楚成王讀書于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以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虞唐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

心不可及矣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韓詩卷五莊子作齊桓公事其文少別今並存之別卷

楚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瞀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顧吾以汝為夫人子瞀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瞀遂不顧于是王下臺而問曰不顧何也子瞀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今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禮義也何以事

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立公子商臣為太子後王又欲立公子職子瞀曰吾聞信不見疑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于王王不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乎不如以死明之遂自殺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誡之列女傳

楚令尹子文之族子文為令尹當在成王時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

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令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于是黜

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内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
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
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說苑至公
潛夫論　楚鬬子文三為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
朝不及夕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水而軍
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
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

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許之成王成王遂殺之說苑權謀

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復有赤色者舊鼓吹音樂朱鷺曲是也藝文類聚

思革子尹文子叔儋子相與為友聞楚成王賢俱往見之至嶔巖之間卒逢飄風暴雨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自度不能俱活以革子為賢乃共以衣糧與之二子遂凍餓而死革子見楚王楚王知其賢陳酒設鐘鼓而樂之革子操琴而作別散之音楚王賜之百金以葬

二子　琴操

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内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芉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芉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

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楚世家史

穆王

穆王立以其太子宮與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

三年滅江

四年滅六蓼六蓼臯陶之後

八年伐陳

十二年辛子莊王侶立以上並史楚世家左傳侶作旅

莊王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大鳥集於楚廷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

于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是歲滅庸史楚世家吳越春秋畧同

按大鳥之喻諸家所記甚多人異語異今備録之以俟考訂

楚莊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士慶問左右羣臣曰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子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飛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雖不飛飛必沖天

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也王以士慶為令尹授之相印士慶書出門顧左右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為豪矢而後為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王以賜之曰忠行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

又楚史

呂覽（重言）楚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讔謬言也）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設施也何不設讔言于不穀也）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一作祥）也王射之（使王射何意也）曰鳥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

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一作五十人下同所退者十人羣臣大悅楚國之衆相賀也

韓子喻老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國大治

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于河雍合諸侯于宋遂霸
天下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于國曰寡人惡為人
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
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
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
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
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

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說苑正諫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侍于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于王也與妾同

列者十人賢于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于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韓詩卷二 又楚史

又列女傳 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于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

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至鄭衛求美人進于王今賢于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妾之所笑不亦可

乎王悅明日以姬言告虞丘子虞丘子避席不知所對

于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

三年而莊王以伯楚史書曰莊王之伯樊姬之力也

述異記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而化為野蛾飛去

楚令尹虞丘子復于莊王曰臣聞奉公守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着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飧貪欲無

厭臣之罪當稽于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一作才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于絕域遂伯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

入見于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說苑至公

又楚史

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于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莖謂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伯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遊沈尹莖遊于郢五年楚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

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楚王于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伯此沈尹莖之力也呂覽贊能

荀子非相篇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期思楚邑名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　淮南子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

地志河南期思城在今汝寧府固始縣孫叔敖所產春秋弦子邑

孫叔敖為嬰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向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新序卷一又見新書卷六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淮南子人閒

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死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

冠浣衣淮南子說山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須乎

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

言于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令市令來言曰市亂民

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

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為庳車不

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

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捆乘車者皆君子

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

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

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說苑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

呂氏春秋　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内之勞與諸侯之憂于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韓非子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逼下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說苑敬慎

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畀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也荀子堯問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患一作怨子知之乎孫叔敖蹵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

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韓詩卷七 又淮南子道應語稍畧 又列子說符語畧同

地志 孫叔敖為令尹築芍陂大興水利壽人至今德之

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伯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

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桓譚論國是篇

宥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也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

乎人貴人賤哉莊子田子方

楚莊王問于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逌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逌安强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逌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

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新序卷二
又楚史檮杌

莊王學書于沈尹華昭釐惡之王好制使中謝佐制者秉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疏沈尹華大夫曰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不聞先王之道令昭釐得行其私不可不審也莊王于是罰中謝而黜昭釐楚史檮杌此條一作楚威王事見後

楚莊王問詹何曰何隱者治國柰何對曰臣明于治身而

不明于治國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

之詹何對曰臣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聞身亂而

國治者也故本在于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淮南子道應

又列子說符
呂覽執一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鈎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

盈車之魚于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

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

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于青雲之

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輕制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列子湯問

韓子解老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與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說苑君道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于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

滕之安一內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于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韓詩卷九又列女傳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于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强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說苑正諫

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史楚世家

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乎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

可問也楚王乃歸（史楚世家　繹史云折鉤之語恐是太史公所增）

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其族

十三年滅舒（以上史楚世家）

楚莊王獵于雲夢射科雉（科雉一作隨兕）得之申公子倍（倍一作培）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于王曰人之有功也賞于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

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
發故府而視之于記果有焉乃厚賞之說苑立節又楚史檮杌畧同
呂氏春秋　荊莊哀王獵于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
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
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
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
戰于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
請賞于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于車下王曰何謂也

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于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于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令王無乃耽于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

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說苑君道 又楚史檮杌其文辭全同

淮南子 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

楚廷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之能中楚王自射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猿擁柱而號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王大悦 楚史檮杌 又呂覽博志 幽通記曰 養由基睇而猿號

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 呂覽精通 論衡養由基見寢

石以為兕也射之矢飲羽

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而射之拂左翼王大喜列子

養由基射楊葉去葉百步百發百中人皆曰善有一人曰可教矣由基怒曰子必能教我曰非能教子支左屈右也夫百步穿楊而不善息少焉氣衰力喪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史周本紀

楚雨雪莊王披裘當户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

使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糧者賑之國人大悅尸子

淮南子主術訓　楚莊王好觟冠楚國傚之觟一作獬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莊王也曰今日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葢聞倉有餘粟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于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人君之道故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

是以亡國之君藏于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矣于是遣使恤鰥寡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大悅鄰國歸之新序

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曰中蘬與仲虺同湯左相也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

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其幾于亡乎是以憂也（荀子堯問）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優孟者楚之樂人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 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優之字也）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

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于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户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腸于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史滑稽列傳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具王不往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疏徒跣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于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水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淮南子道德又楚史檮杌

晉人伐楚見左宣九年當楚莊王十四年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如之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

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有其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國還師以安社稷以定民人其於霸也不亦宜乎新序

韓非子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

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于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于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按莊王喪地于秦晉其事未聞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

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說苑權謀又呂覽似順又楚史檮杌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破吳師說苑指武又楚史檮杌

韓子說林下楚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

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楚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釋史云莊王時陳國道弊事廢溼于夏南此云城高積多非其時也至左史倚相尤非莊王之臣二事俱外誤姑存其說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于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敬篤敬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

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友者也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以成霸功韓詩卷九 呂覽貴當
又 新序卷五 楚史檮杌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

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膽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强說苑復恩　又楚史　又韓詩卷七畧同

美人作王后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于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于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

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于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

趨而出楚王遽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說苑正諫　又楚史繹史云曹陳吳之亡俱在後諸御己之說亦平平耳此事非實姑存其說以廣異聞可也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

敎曰臣聞畏鞭箠之言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于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淸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今君貪彼之土而

勤其士卒所謂知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臣敢愛死而不以告哉王遂止不伐晉而士卒以寧韓詩卷十又楚史此語屢見之矣大抵相襲非實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說說苑奉使又楚史豚尹作尹豚

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于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史楚世家

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

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史楚世家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

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于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說苑權謀

新書 昔者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中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失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

晉人戰于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于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

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懼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說苑道畧同又楚史檮杌畧同

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之間河雍即邲莊王十七年歸而封孫叔敖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莊荆人鬼好鬼也越人禨禨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

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寑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收惟孫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淮南子人間又楚史韓子喻老列子說符呂覽異寶俱略同

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叔敖知優孟之賢嘗善之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

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

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

廣文選載孫叔敖古碑優孟歌與史記小異其歌曰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不可為當時有汚名而可為者子孫以成家廉吏而可為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褐以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此歌之有韻語者

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史記滑稽傳

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材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

首虵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虵
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柰之何吾煞(殺通)行數十步念
獨吾死可恐復令他人見之死為因埋掩其剚(刑作形)
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玄善遂為父母九族所異及
其為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聚同)藏于
山殖物于藪宣導川谷波(陂通)障源湶(泉同)溉灌沃澤堤
防湖浦以為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罭之利以慇(殷同)
潤國家家富人喜優噡(贍同)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傶

蜮

豐年蓄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梱改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秉馬三季不別牝壯繼高陽重黎五（伍通）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霆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寵權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于没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失去不善如絕絃辟患害于無刑（形通）徹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驂也

生于季末仕于靈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昭明
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為列姃姬同國
在朝廷其意常壘壘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病其臨
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
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季
莊王置酒以為歡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慨慷
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
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為者子孫

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晉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于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是碑立于漢延熹三年失作者之姓名所載叔敖德業最詳而優孟一歌與史傳迥異或謂非此碑將不知叔敖之諱然傳所稱蔿艾獵又何等也

楚莊王使文無畏于齊過于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言于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鄙野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于孟諸往日無畏撻宋公之僕請誅之乃殺文無畏于楊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于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惟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于盧門之闔為成

而歸呂覽行論與左傳小異

楚莊王舉兵伐宋莊王二十年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

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說苑奉使與左傳畧同又楚史檮杌亦畧同

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樽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

饋之賢王孫子新書

三十二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史楚世家

楚莊王圍宋左宣十五年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剋將去而歸于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

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
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
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勉之矣吾軍有
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
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
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軍有七日糧爾莊王怒
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有不
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莊王曰雖然吾

子令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吾孰與處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韓詩卷二又楚史公羊傳同

韓詩外傳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伯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伯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

謂也此左傳楚昭王事

楚王莊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至于茆門一作茅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于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韓子外儲右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于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說苑至公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

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説苑至公又楚史檮杌

二十三年卒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史楚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七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舉人臣張護